

飛天金蓮劍

上官云青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目 录

一	洗大漠	沈小嘯亡命江湖	
二	毀劍宗	无极門慘遭滅頂	1
三	逢怪老	小俠退婚玉牒堡	
四	得奇遇	百年功力叩玄關	35
五	長安道	見不平拔刀相助	
六	慈恩寺	老方丈舍己救人	67
七	遇強敵	大漠孤風施絕技	
八	解重圍	飛天神雕出虎口	101
九	情悠悠	小巷荒祠逢倩女	
十	意綿綿	偶取令符許終身	129
十一	探敵踪	闖韋府身陷艷窟	
十二	裝小廝	懲妖婢解危為安	158
十三	美書生	對雪吟詩邀雅士	
十四	驚四怪	磷光閃爍金蓮劍	206
十五	失古劍	茫茫道路去何處	
十六	盜死尸	神州刼侶傳奇術	243
十七	覓芳踪	晚香滴世非凡品	
十八	逢知己	梅瓣飄香訂旧盟	278
十九	中圈套	索仙同陷天蠶網	
二十	顯奇功	倩女江心救伊人	313

十一	惩顽凶 战霸桥	谁施妙手空空技 那识芳心惘惘情.....	359
十二	咸阳道 福星店	幽冥寄语退顽敌 飞天神雕战银蛇.....	399
十三	囚龙院 雍宁宫	习心法洞冥宝录 困雏凤银衣仙子.....	449
十四	说根由 续前因	美佳人柔肠寸断 罗刹女玉掌飘香.....	503
十五	闯鬼府 逢渔隐	两宗争斗决雌雄 小侠终南寻生母.....	557
十六	坠深崖 迷丛林	紫衣女借丹相救 江姑娘秋夜悲歌.....	603
十七	驾单轮 退双魔	鄢犹红迷魂三笑 玉环女凤鸣九霄.....	651
十八	雨花楼 风月庵	黑水狐移花接木 无情剑道破前由.....	689
十九	战魔头 扬武德	鬼府风云惊天地 神瑛老人赐灵丹.....	727
二十	澄寰宇 怅寥廓	妖孽尽天魔授首 圣女血剑断情残.....	760

八 失古剑 茫茫道路去何从
盗死尸 神州剑侣传奇术

沈小啸回到兰苑，已是将近四更，却见金倩如一个人尚坐在自己房中打盹，似在等着自己回来。

沈小啸心说：“真是一个傻孩子！”

忙上前将他唤醒。

那金倩如双手一揉睡眼，陡然看见是沈小啸回来，喜不自胜地一跃而起，道：“公子，你把那些人打败了么？”

沈小啸苦笑了一下，道：“倩如，那卖剑的老人，你当真是遇上的么？”

“是啊！公子，有什么不对？”

“唉！”沈小啸叹口气道，“今夜幸亏有他，不然，只怕我不能安然回来了。”

“是那老人帮公子打赢那些人的么？”

沈小啸摇头道：“那位老前辈一定是来头大得很，并未现身，就将那些人骇跑了！”

金倩如喜孜孜地说道：“那好啊！以后有人再找公子的麻烦，我们就提起他老人家来，不就没事了么？”

沈小啸毅然摇头道：“不！我不能借别人的威名骇唬人，

我要用自己的力量，去完成我要做的事！”

金倩如眨着一对明亮的大眸子，一转一转地，想了一阵又道：“公子，你要做什么啊？”

沈小啸又苦笑了一下，道：“倩如，许多事说来你还不
懂。一个人应有独立的性格，尤其是武林中人，若是因人
成事，那就是庸庸碌碌之辈，我不能给我父亲丢脸，我必
须用自己的力量，创造自己。”

“创造自己？”

“是的，那是说我要自己创造我在武林中的地位，靠自
己的力量，轰轰烈烈地在武林中作出一番事业，因为我是
瀚海神龙之子啊！”

金倩如眨着一对大眼睛，似懂非懂地露齿一笑，现出
一口扁贝似的牙齿。

沈小啸又道：“这柄剑也太古怪呢！那些人看了，吓得
什么似的，我们得设法找着那位老人家，将这柄剑还给他。”

“为什么啊？”

“倩如，我说过，我要用自己的力量创造自己，因此我
不能用这柄剑，是不是？”

金倩如道：“我们不是买的么？”

沈小啸笑了笑道：“倩如，那位老人家大有来历呢，不
是卖剑之人，而且这柄剑只怕一万两银子也买不到呢！他
是故意在助我，为什么他要这样做，我想不透。”

金倩如抿嘴一笑，道：“好啦！公子安歇吧，时间不早
啦！”

沈小啸点点头，等金倩如退出后，他思潮千万，哪里

睡得着。

现在是一个紧接着一个的谜，在不断发生。他急需要做的是红绫女周萍、大漠孤凤、慧剑江琦，还有这卖剑的老人，另外就是银光断剑令主韦天行。偶然，他也想到鬼仙祠的幽冥倩女，不知怎地，他一想到那名字，就由衷地起着厌恶之感。为什么？连他自己也说不出。

当然，他又想到那个以孤标傲世自比寒梅而又丰神如玉的书生，他在自己身边两次现身，又是为什么？

五更响了，窗外蒙蒙现出白色，但就在他朦胧欲睡之时，忽然听到轻微的脚步声向他床前走来。

沈小啸江湖历练不够，只以为金倩如又来房中，闭着眼说道：“倩如，你还没睡？”

那人并未应声，心中才蓦然一惊，睁眼一看，在朦朦曙色中，他陡然看见一个银光闪闪的影子，站在床前，而且手中正拿着自己的那柄古剑。

这一惊非同小可，正待一跃而起，只听那银衣人轻哼一声，右手微扬，一丝冷风，透帐而入，身上一麻，人已无法动弹，再想张口喝问时，连声音也发不出来了。敢情这银衣人，施展隔空点穴之法，点了自己的麻哑之穴。

沈小啸好生骇然，心说：“完了，这人一身银衣，自然是银光断剑令主派来取自己性命的了。”

但那银衣人却未立即下手，反而在房中慢慢踱着，手中不断把玩着那柄古剑，好像心中有一件无法决定的事，在犹豫着。

沈小啸被点了麻哑穴，但神智未迷，双目仍能见物。只见那银衣人连头也罩在一个银色的布套之中，根本看不清面貌。

约有半盏热茶时间，银衣人好象忽然决定了心中犹豫的事，口里轻轻哼了一声，银光一闪，带着那柄古剑，穿窗而去。

这一来，沈小啸心中可奇极了，银光断剑令主，是欲得己而甘心，何以那银衣人不取自己性命，只盗走那柄古剑？不错！那剑大有来历，是稀世珍品，但此时房中无人，银衣人可以从容杀死自己，或人剑同时掳走呀，这是为什么？剑是别人之物，现在被人抢走，万一那瞽目老人回来，问起自己，怎么向人家交待呢？心中虽是着急，可是却乾瞪眼，看着人家离去，一时无计可施。

忽然想起自己内功近来倍增，何不用运气冲穴法试试，也许能将穴道冲开。

于是，他真气内凝，力贯百穴，果然毫不费力地一冲而解，心中好生欢喜，但他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何来这份功力？

他一跃而起，奔到窗前一看，只见天空正泛起一抹朝霞，映在洁白如雪的霜层上，幻出绚丽的彩影，而银衣人早已鸿飞冥冥，看不出一点踪迹。

沈小啸呆住了，忘却了朝寒侵入，连衣服也未穿，站在窗前，望着那满天朝霞出神。

此时，展现在他眼前的，虽是一幅多彩多姿的迷人景色，但他却浑然不觉，好像眼前是一片迷茫的浓雾。

他所惆怅的是：银衣人不但夺走他那柄大有来历的古剑，而将自己点了穴道，弃而不顾？

他茫然了。对于一个涉世未深，毫无江湖阅历的沈小嘯来说，真像大漠中一个迷失了方向的旅人，他必须找出一条路，但眼前又是茫茫一片，不知如何走法。

这时，房门轻轻开了，金倩如悄悄地走进房来，一见沈小嘯站在窗前，一脸迷惘神色，他微微一怔之后，低声道：“公子，怎么不睡了？”

沈小嘯“啊”了一声，心中迅速打了一转，于是装做没事般地说道：“倩如，这早晨的景色好美啊！”

“嗯，真美！”

“今天我有很多的事要办呢，我想出去一下。”

“我跟公子去。”

“啊！不，倩如，你还是在店中等我吧！”

“什么事啊，公子？”

“倩如！”沈小嘯叹口气道：“我的事告诉你也没用，你不懂得。”

金倩如大眼珠转了两下，抿嘴一笑，道：“好吧！公子早些回来，我等你呢！”

沈小嘯看着这个一见投缘，而又善知人意的金倩如，嘴唇动了两下，似是有话要说，但他终于没有说出来，转身去拾掇自己的衣衫。

金倩如微笑着转身走了，一会工夫，便送来盥洗用水和早点。

沈小嘯本想要他离开自己，以便自己能毫无牵挂地去

办自己的事，但当见他这般可人，又不忍说出来了。因为，现在他对这金倩如，不知怎的，已起留恋之心，他觉得这位金倩如兄弟太可爱了，不忍让他离去。

当日晚餐过后，沈小啸吩咐了两句，便一个人独自走出店去。

初冬。

黄昏。

北国已冷得吹气成冰，街上很少有行人，只有少数推车小贩，在叫卖着，吆喝着，另外，偶然也看见一两个抖颤在寒风中的乞丐，偎缩在街头屋角，卷成一团，将头脸全埋在破衣中。

沈小啸走了一条街，才忽然想起，自己到什么地方去呢？难道是这样无目的地乱走么？

心中正在犹豫，忽然瞥见一个小巷口有人向外一探头，一见了沈小啸，立即缩了回去。

沈小啸微微一怔，疾走两步，已到小巷口。抬眼一看，正见一个身影向另一条横巷隐去，好像是生怕被他发现。

沈小啸心中不知有多少个谜，如今发现有人鬼鬼祟祟地躲自己，哪肯放过，好在此时巷中无人，轻提一口真气，直向那横巷扑去。

当他扑到横巷口时，巧极，正又见那身影转向另一条小巷，虽是一连三次，却是连那人穿的什么衣衫也未看清，自然什么样子的人，更未看清了。

但这三次躲闪，那就不能说是巧合了，心中疑心更起，便紧追下去。

就这样追了莫约一个时辰，来到郊外数十里地的一座山头，转过树林，眼前是一座古寺，那人影不见了。沈小啸来到庙后，打量了一下后墙，把脚一蹬，上了墙，跟着跳落院内。

只见这院内，冷落异常，野草长得比人还高。再看殿后，不知已经荒芜了多少年，檐角处全是蛛网纠结，分明是个荒寺，怎会有人居此？

进了月亮门，迎面是一条长廊，尽头处，又是一座大殿。

定神看去，只见大殿内有两点灯光摇曳。

飞天神雕不敢朝前再走，闪身进入一间破屋。

这间破屋已经没有了屋顶，仰看繁星满天，闪闪烁烁。沿着残垣，慢慢地爬上屋顶，再又跨过房檐，藏身在一块大匾后面。向下看去，只见殿中点着两盏油灯，神像前的供桌上，并头睡着两个人，面上肌肉已然枯干，依稀辨出来是一男一女，似已死去多时。

一阵夜风拂过，灯火随风摇曳，乍一看，宛如那死尸面目转动，突然笑了起来。

蓦的一声大震，跟着灰尘飞扬，门窗被一股强猛之力道，震得破断，整个大殿都在摇晃。

灰尘飞扬中，从外边飞掠进来两个人，一边动手打斗，一边向殿内抢扑进来。

飞天神雕看这两个人，竟是两个道士，他们脚底下也够快的，晃眼间，已抢进殿内，直扑向那两具死尸身边。

倏然，两人同时住手了，四只眼睛全都凝神看着那死

尸。

一个道士道：“师弟，你还争什么？这两具尸体是我先发现的，应该归我。”

另一个道士道：“师兄，只怕你没有那份能耐！”

飞天神雕一听，似乎有点明白了，他们原来是在抢尸哪！

突然，殿外院中一声哈哈长笑，朗声说道：“久仰‘神州剑侣’大名，可惜无缘一见，今日得瞻遗容，也可说是善莫大焉。”

话声中，殿门口人影连闪，先后进来九个人，四个手持兵刃，一色紫红劲装的壮汉，四名壮汉的身后是神态从容悠闲，手摇扇，剑眉朗目，三十多岁年纪的白衣书生，书生身后，又是四个紫红劲装壮汉。

白衣书生刚一进入殿内，两名道士中立有一位道士上前躬身行礼，说道：“追风堂属下弟子高虚云拜见香主。”

另外一名道士见状冷笑一声，道：“师弟！我真没想到，你竟然入了五异帮，爬上了高枝啦！”

白衣书生接口冷冷道：“齐虚明，‘识时务者为俊杰’，这话你可懂？”

齐虚明仰天一声长笑，道：“五异帮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贫道再不肖，也是名门正派弟子，岂会自甘下流去和一群妖邪为伍！”

白衣书生一听，忍不住怒火上冲，嘿嘿一声冷笑，方要发作……

殿门外突然传来一个冷峻的声音说道：“骂得好，骂得

对，这样才配是青城弟子，玄清老道眼光不差……”

殿中人闻声，一齐转眼看去，只见殿门口并肩进来了两个人，一色的灰布僧衣，一瘦一胖，年约五旬的老和尚。

白衣书生冷哼了一声，道：“原来是少林高僧，法净，法清大师，二位怎么也来了此地，难道也动了贪念？”

法净大师微微一笑道：“啊！没想到常山公子蛇驾也已来此，贫僧失敬了。”

法清接口说道：“五异帮‘虎豹龙蛇’四公子，仅仅出现了一条蛇，就有这等威势，硬要抢人家的东西，未免也太仗势欺人了！”

白衣书生脸色微微一变，仰天打了一个哈哈，道：“江湖上的事，本就是弱肉强食，焉能算得仗势欺人，倒是二位佛门高僧竟也动了贪念，才令人不解呢！”

法净笑道：“冯琨！你休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贫僧等来此，为的是瞻仰‘神州剑侣’遗容，并无什么贪图，岂能算得上是动了贪念？”

常山公子冯琨微微一笑，道：“如此，你我心意相同，我又怎么算得是仗势欺人呢？”

匾额后面的沈小啸见状，心中却大为讶异，暗忖道：“听他们的口气，这‘神州剑侣’在武林中的声望，似是很高，但是，他们的尸体有什么可贵处？又怎会引起这场抢尸风波呢？”

他暗忖未已，蓦听头顶上响起了一阵恻恻的笑声，一个四川口音嚷道：“格老子的，你们倒都装得象个真的。‘神州剑侣’又不是你们的先人，要你们这样孝顺？老子就

看不惯你们这些龟儿子的口是心非。”

话声中，大殿正梁上已经如落叶般飘落一人，他先朝匾额上点了点头，又道：“格老子的，我熊老三是条直肠子，你们各自心里有数，这具尸体归我，哪个龟儿子不服气，尽量抖露点什么出来给老子看看。”

沈小啸看这位自称熊老三的人，乃是个须眉皆白的老头儿，他这一现身，登时把殿内众人全震慑住了，面面相觑，连大气都没有人哼一声。

熊老头目光炯炯地扫视了众人一眼，微微一笑，道：“格老子没有人争了吗？熊老三可要不客气了……”

齐虚明嚅嚅道：“熊老前辈！我……我……”

他神态惶恐地接连“我”了两声，都没有“我”出一句话来。

熊老头儿哈哈笑道：“小杂毛，格老子的你放心吧，熊三爷不会忘了你，总得给你点好处……”

他话声未落，神龛下面突然有人接了口，道：“有好处我矮子也该分上一份，要不然，我守了这大半夜，让人家吃了全份，那岂不冤枉？”

殿中众人全都不由大吃一惊，没想到在这殿堂之内，竟然早就有人潜伏。

众人惊魂未定，神龛后面，又响起了一声冷哼，道：“你矮子有份，不能少了俺大个子的。”

语声未落，神龛底下钻出来一个三尺多高，形貌有若幼童的小矮子，但面目间却是一片刁滑精明之色。

紧接着神龛后面又走出一位肩阔臂粗，相貌堂堂的大

汉，身材又高又大，足有八尺左右，一望而知，必是个天生神力，外功特佳之人。

这二人一现身，几乎是同声朝熊老儿打着招呼道：“嘿！嘿！恁‘神州剑侣’两口子的尸首，竟然惊动了川南灰鹰熊飞，他们如果死而有知，定当额首称庆……”

熊飞哈哈一笑道：“‘神州剑侣’死后多年，却得石门双奇替他守尸，也当含笑九泉了。”

双方唇剑舌枪，虽然笑谈自若，其中却隐含杀机，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就在这时，殿门外蓦又响起一阵呼喝怪叫声，进来了四个人。

四人有如酒醉一般，身躯摇摇摆摆，扬臂踢腿，呼喝叫嚣着，四对眼珠转动，四下打量了一阵。当先一人，突地纵声狂笑了一声，道：“来的人还不少呢，连夜猫子熊老三也到了，还有石门二妖。咦，这位小白脸是什么人呀？”

川南灰鹰熊飞一见进来这四人，脸色倏地一变，旋即心中一动，暗忖道：“我何不先让你们拚上一场……”

他心念动处，立即哈哈一笑道：“为了‘神州剑侣’两口儿的尸体，连带着这山野寺也沾了光，竟然惊动了‘崂山五凶’，怎么只来了四位？……还有你们那位头儿呢？他怎地没来？”

“崂山五凶”本称“五魔”：红衣天魔，黄衣地魔，蓝衣疯魔，白衣罪魔，黑衣狂魔，弟兄五人。

因为他们素行作为，向不讲理，近乎疯狂，下手既黑又狠，一念不合，动手就要伤人，所以江湖上改称他们为

“崂山五凶”。

川南灰鹰熊飞心中已打定了主意，要在他们之间挑起战火，他好从中行事，来个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只听黑衣狂魔狂笑道：“夜猫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莫非看不起我们兄弟。就凭我们哥儿四个，你也对付不了，何须我们老大来？”

熊飞笑道：“黑衣老弟，格老子的你又多心了，熊飞只是问候，别无他意。”

黄衣地魔接口道：“熊老三！我问你那小白脸是什么人，你还没有说呢？”

熊飞诡笑了一下，目光一瞥常山公子冯琨，道：“你问的是那个龟儿子呀？那格老子的人家可是大有来头呢……”

黄衣地魔道：“他是哪一派的？”

熊飞道：“他是五异帮‘虎豹龙蛇’四公子之一常山公子冯琨。论武功能耐，你们‘崂山五凶’绝惹不起人家，我看你们还是省点事吧！”

黑衣狂魔又狂笑一声道：“放屁，凭咱们崂山兄弟，怕过谁来，岂会怕他一条小长虫？”

常山公子冯琨闻言，心中虽然怒火上冲，但在剑眉一竖的刹那间，脑际灵光忽然一闪，暗忖道：“夜猫子的用心分明是在挑起我们先拼杀一场，他好坐收渔人之利，我却不能上他的当……”

他暗忖至此，硬把一腔上冲的怒火忍了下去，静以观变。

熊飞冷冷道：“可是人家就是看不惯你们这份狂态。”

蓝衣疯魔道：“真的吗？夜猫子，你可不要挑拨是非呀？”

熊飞道：“我熊老六敢问的一个问题，你龟儿子不信，难道看不出来人家的样儿吗？”

蓝衣疯魔扭过头，看着冯琨站在一旁没开口说话，他几兄弟进来时，也没有出声打招呼，显然颇有瞧不起他兄弟的意思，闻言不由转眼望去。

常山公子冯琨毕竟是年轻气盛之人，他虽然不愿惹事，但心中也实在真有点不屑四凶的狂态，蓝衣疯魔这一转眼看他，他立即别脸他顾，装作不知。

蓝衣疯魔却错会了意，以为冯琨真的看不起他，立即迈步向冯琨走去。

眼看着就要逼近了冯琨的身前，蓦闻一声震耳大喝：“混蛋东西，你站住！”

震耳大喝声中，先进来的四名劲装壮汉，已一字排开，站立在蓝衣疯魔的身后。

蓝衣疯魔脚下倏然一停，缓缓转过身子，双目杀机涌现，一声狂笑，道：“哈哈！真有人敢惹我，你们骂哪一个混蛋东西？”

为首的一名大汉，沉声道：“太爷们骂的就是你。”

蓝衣疯魔又是一声狂笑，道：“真有人敢在老虎头上拍苍蝇，看来你们是嫌命长，活得不耐烦了……”

好快的动作，声未落，双掌已出，一阵掌风劲气回荡中，响起了两声惨叫，四名壮汉已有两名倒在地上，另外两个象泥塑木雕般地，吓得征立当地。

蓝衣疯魔象是没事人样的，又是一声狂笑，反身又朝常山公子冯琨身前逼去。

蓦地又有人大声骂道：“什么东西？‘崂山五凶’简直就是王八蛋，太欺人过甚了，我却不信这份邪！”

蓝衣疯魔在五凶中，脾气本就最坏，奢杀好斗，闻言哪能忍得下气，陡地转过身来，狂笑道：“喂！真有吃生米饭的，有种的就站出来！”

“站出来又怎么样！”话声中，人已闪身站了出来，正是“石门双奇”中的矮子。

蓝衣疯魔一见，哈哈狂笑道：“我当是什么人敢向我挑战，原来是你，‘恨地无环三寸丁’皮良……”

矮子冷哼了一声，道：“不错，就是你皮大爷，人家怕你凶，皮大爷却不放在心上，有种你就过来。”

蓝衣疯魔也冷哼一声，道：“我也正有意见识一下你们石门双奇的绝艺，那就接着吧！”

声落人已猛扑上去，双掌连环劈打，激起阵阵呼啸劲风，连屋瓦梁柱，都被震得咯吱吱乱响。

“恨地无环”皮良仗着身形矮小，占尽了不少便宜。他对蓝衣疯魔那沉厚的掌力，似乎视如无睹，施展开小巧身法，满地乱滚，同时出手攫拿，手法奇奥无比，指掌着着不离对方足踝脉穴。

蓝衣疯魔的雄浑掌力，空自风啸山呼，却无可奈何“恨地无环”皮良的这种诡异的“地掌滚”身法。

转眼间，两人已互拆了十多招，蓝衣疯魔已渐感不支，狂态顿消，锐气立失。他身躯高大，发掌下击实难奏效，何